



陇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



青白盐

马步升 著

QINGBAIYAN

陇 原 当 代 文 学 典 藏 · 小 说 卷



青白盐

马步升 著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白盐 / 马步升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2.4
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. 小说卷)

ISBN 978-7-5468-0260-2

I. ①青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7808 号

青白盐
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)

马步升 著

责任编辑: 尚再宗

装帧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: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: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258 (编辑部) 0931-8773265 (发行部)

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7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 055 册

ISBN 978-7-5468-0260-2

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《陇原当代文学典藏》丛书编委会

主 任：连 辑

副主任：张建昌 邵 明 张余胜 马少青 吉西平
高志凌 彭长城

编 委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马步升 王忠民 杨建仁
杨光祖 季成家 张明廉 陈自仁 邵振国
高 凯 彭岚嘉 彭金山 程金城 魏 珂

出品人：吉西平

一八九九年正月十五傍晚，我家老太爷马正天这个二杆子货，带着八百名脚户突然包围了陇东府衙，一片声叫喊着，要知府铁徒手出来回话。知府衙门大门紧闭，三排兵勇石头样站立，一排背门面街，手持火枪，黑洞洞的枪口没有指向人，也没指向天，指向比人高一点，比天低一点的地方，另两排分列两旁，挎刀的一手紧握刀把，持矛的矛尖朝天。红灯笼从府衙大门挂起，每隔三尺一盏，一路挂出府衙街，挂满了西峰镇的大街小巷。西峰人有个久远的传统，年是节，年是关，过节如过关，富人过年，穷人过难，喜庆中有着艰难。富人也一样，人来客去，熙熙攘攘，一个年过下来，累垮了。到了正月十五，才是一心不操，赏着灯儿，吃着元宵，识文断字的人儿，喝着小酒，制几个谜儿，猜几个谜儿，对对子，行酒令，琴棋书画，吁嗟呜呼，把积攒了一年的斯文，在这一夜，尽数排遣了去。过了这一夜，年算是过完了，该干啥干啥去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可是，这一个元宵夜，西峰镇只见张灯结彩，不见仕女如云，高门大户，灯笼依然红火，大门却是紧闭的，柴门矮屋，灯笼也是挂着的，透过红纸而出的灯光却是清冷冷的。围了府衙的脚户闹嚷了半天，里面不见动静，夜色渐渐浓了，扫帚风渐渐猛了，一股子过来，扫走一层街皮。寒风吹动灯笼，缩在纸里的一苗灯火，晃晃悠悠，映得灯笼下的人，脸色恍惚，人影虚飘，有了牛头马面的气象。脚户们身上冷了，把手中的扁担抱在怀里，把腰里的羊毛带子煞煞紧了，又把双手交叉拢在袖子里，还是挡不了寒风，那叫喊声便少了刚来时的雄浑和刚劲，一声声喊出去，像是夜半叫魂，尖利而虚弱。脚户老大邱十八转过身去，对马正天说：

“马爷，你看这……”

“不急，再等等。”马正天眼望高天，嘴里噙着的黄铜旱烟锅朝天杵着，好



似他的抽烟与天有关一般。

“马爷,劲可鼓不可泄,弟兄们底儿有些漏了,我怕……”,说话的是脚户老二牛不从。马正天晒笑笑说:

“把这算个毬毛,看我的!”

在这如火如荼的紧要关口,铁徒手家那个风情万种的名叫泡泡的丫环,后来成为马正天二姨太的我家老太太,正婉转在床养病。据安泰堂郎中向惠中先生说,她这是少女怀春。

马正天要做一场事了。

这场事与马氏家族的兴衰沉浮有关。

称马正天为二杆子货的人是我的爷爷,也就是马正天的儿子马登月。我已经能听懂人话时,马登月还没有死,我还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,咩咩地叫着爷爷。说起来,马登月的年龄并不算大,他就是他爹带着脚户闹事的这个冬天,由铁知府家的丫环,那个名叫泡泡的、风情万种的十六岁少女生下来的儿子。也就是说,我能听懂人话时,他也不过七十郎当岁。不过,他在那个时代还可磕磕绊绊人人鬼鬼地活着,本身就是一大奇迹,不说他的先辈做过什么事了,也不说他先前做过什么事了,别人说白话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了,他还在摇头晃脑说古文,别人辫子剪掉也已经满一个甲子了,他仍拖着清朝的大辫子,在铺天盖地的红旗下和波涛喧天的语录诵读声中,摇着辫子,说着古话。有一天午后,我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进了我家祠堂,他指着墙上一个和他同样拖着辫子的画像说:

“这就是你老太爷,一个二杆子货!咱家的家业就是在他的手上走下坡路的。”

我看了看那幅画像,便把头偏向一边。那时候,我把印在书上的,画在墙上的,塑在路边空地上的人物,一律称作娃娃。娃娃弄得好不好看,我有我的审美标准。我对马正天没有兴趣。我把目光移到了马正天身边的一个女人那里。那个女人生的不错,脸儿圆圆的,眉儿弯弯的,唇儿薄薄的,奶儿翘翘的,我说,这个娃娃好看。马登月伸手拍了我脖子一巴掌说,挨毬货,胡说个啥?那是你老太太!马登月和别人说话时,说的都是古话,和我说话时,说的都是

脏话酸话荤话混账话，一张口就要往人的下三路奔。我喜欢听这种话，它与我的身体接近。马登月强调说，你老太太是知府家丫环，一个大人物跟另一个大人物家的丫环最终睡到了一个炕上，可见你老太爷是个不学好的，收不住自家毬杆子的货！听了这话，我嘿嘿一笑。这是冷笑。我想起了奶奶经常骂马登月的一句话：你们马家的男人没有个好东西，都是些上面管不住嘴头子，下面管不住毬头子的货！他以漠然的表情对我的笑表示了高度地莫名其妙，突然，转过身来，弯下腰去，一把抓住我的小牛牛，说你长这个东西是干啥的，我老老实实说，是尿尿的。他狞笑一声说，还能尿娃娃呢，你就是你爹从这里尿出来的。我嘿嘿一笑，不说话。我在嘿嘿笑时，差不多都表示否定，可是，马登月不懂我的语言，以为我同意他的观点呢。这简直是在拿屁股说嘴的话嘛，再小的娃娃也比再大的牛牛大，牛牛里还能尿出娃娃来？这种暗无天日的谈毬话听听还可，争论起来没啥意思，我便把目光移向别处，不理他。我一眼瞥见那个叫马正天的娃娃，腰里别的那杆烟锅有些意思，我主动和马登月和好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亲切地说：爷爷，这个烟锅好玩。马登月的兴致又让我调动起来了，他兴奋地说，说起来，你老太爷真算个人物哩，能文能武，这杆烟锅是他的如意兵器，多少强人好汉见了他的烟锅，尿都夹不住的。他见我眼神迷惘，便从腰里抽出自己的烟锅，在我的头上一敲，他说，这样，脑子就像稀屎冒出来了。我摸了一把我的头，完好无损，只是有点疼，便认定他又在说暗无天日的谈毬话。

我专心看马正天腰里的烟锅。

我看见了，马正天把目光收回地面，旱烟锅仍在嘴里噙着，他看了看脚户队伍，烟锅随着他的嘴指向脚户队伍，又看了看街面，烟锅指向空旷的大街，又看了看府衙大门，烟锅指向红灯笼掩映下的黑漆木门，烟锅在这个方向瞄了好一会，然后，他像狗撒尿那样，一只腿弯了，提在半空，亮出鞋底，一手拨下正明明灭灭的旱烟锅，在鞋底梆梆几敲，抖出来的带着火星的旱烟末四散溅起，被一阵路过的扫帚风顺势带走，在街面上洒出一溜斑驳的碎光。他将烟锅往羊毛腰带里一插，腰子一拱，咔咔走出两步，闪在队伍前面。他的走向前台，让八百脚户精神大振，不觉取出拢在袖筒的双手，抓紧了扁担。府



衙卫队明显一阵骚乱，队伍没乱，身形没乱，但脚户们还是感觉出乱来了。这一刻，他们越发崇敬邱十八、牛不从两位当家大哥的远见卓识来了，马正天不可能加盟脚户队伍，二位却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，他们这才相信了马正天确实不愧当今陇东十七县第一义士，家财第一，品格第一。

马正天越出众人，从腰里取出烟锅，邱十八忙摸出烟袋，扶起烟锅，满满装乐一锅，牛不从掏出火镰，咔嚓咔嚓打出火星，将燃烧的媒子按入烟锅中，马正天狠抽两口，眼见得，烟锅里火星闪烁了。他原地倒了两次脚，步子还是迈起来了。他朝衙门大步走去。脚户们跟着往前涌。只听一阵铁器豁响，火枪的枪口落下来了，一眼眼平举向人，刀刃从刀鞘拔出了一半，白光森森，长矛尖儿斜劈下来，封住通道。马正天没回头，把烟锅朝后扬了扬，队伍静了。他一人向衙门走去，接近站在最前面的两个兵勇时，他们一人将枪尖抬起，仍然指向天，一人把刀刃全按进鞘去，他每进两步，一个个兵勇都这样做了。到火枪手面前，他不往前走了。他嘴里噙着烟锅，烟火跳跳闪闪，他的脸色也明明暗暗。他不看左右两边的兵勇，他只看着手持火枪的兵勇。他对着那些兵勇笑，兵勇却不向他笑，一个个脸绷得紧的像大姑娘的屁股蛋子。爷爷对我说，我爹确实是个二杆子，要是搁给别人，知道面前指向自个儿脑门的那货，手指头轻轻一勾，会把脑袋打成烂西瓜的，早吓得屁眼里冒白气哩，我爹把枪口当成了烟锅，还以为是对方和他口对口抽烟呢，他吧滋吧滋抽着烟，脸上笑眉花眼的，像你这个碎东西一样，流里流气的。把话说开了，我爹确实不适合当二杆子，古人说，千金之子不垂堂，富家子弟不骑墙，啥讲究呢，命值钱哩。你说啥人适合当二杆子？要毬没毬要毛少毛的那种人。赌输了，把命搭进去了，不过是个零成本，要是赌赢了呢，赢来的至少值一个命哩。可你老太爷，哦哦，是我老爹，西峰半条街都是他的，董志塬半架塬都是他的。这些东西有多少，给你说你也想来，你才见过碟子大个天。给你说吧，我爹犯事后，咱家为买我爹的命，银子装了五马车呢。就这，还没动到咱家的老底儿。五马车银子有多少，嗨，说了半天你还是个稀里糊涂嘛，你知道的事太少了，和你说话，和跟牛说话没啥两样。这句话的原话是对牛弹琴，我为啥不说，你不懂嘛，不就是对牛弹琴了？你看，你看，马登月把他的烟锅头用两根指头夹住，指着烟锅头说，这么大一块银子，够一家家人吃一个月饭哩。五马

车，嘿，五马车！我没见过银子，村里倒是有一架烂马车的，但没有马，我见过的只是翻倒躺在墙根底的马车，我们一有空，便在马车的松木车厢板上跳着玩，把车轴当马骑，在马车底下捉猫猫藏。破马车搁在村东头一个荒废的打麦场里，那里曾经死过许多人，人们都说，那里阴气很重，半夜常常有鬼哭声，大人是很少来这里的。像我这么大的鼻涕娃，顾不上管有鬼没鬼的事情，大人安顿一回，当下记下了，一转眼又忘了，被捶一顿，当下又记下了，一顿饭吃完，又忘的跟吃过饭的碗一样。

一个黄昏，我们在村西头的饲养场捉猫猫藏，我藏了几次，自以为藏得和老鼠一样隐秘，可哈娃这个嫖客踏下的野种，比猫逮老鼠还容易，站在空地上，鼻头蹙一蹙，便径直朝我走来，把那张脏脸伸向我藏身的地方，满脸的得意，啥话不说，只朝着我呵呵笑。而我要捉住他，就像老鼠捉猫一样艰难，明明知道他就在身边，乱冲乱撞半天，就是看不见他。他藏了三次，其中有两次都是他等得不耐烦了，自个儿走出来了。出来后，他的脸色很不好，气冲冲地说，你的眼睛叫驴毛塞了吗？我们还在村里的饲养场玩，一次，他双手攀着驴脖子，双腿贴住驴的两只前腿，头埋在驴头下，驴饿了，急着吃草，也顾不得人给它带来的不方便。我绕着驴身转了几圈，还是没发现他。第二次，又轮到它藏我捉了，我想着他不可能再打驴的主意了，就一心在别处找他，把饲养场找遍了，不见他的影儿，我很苦闷，在从驴前经过时，他大喊一声，从驴的身下蹦了出来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他把脏脸伸过来，与我的脸很近，在呵呵地笑。我说，你个驴日的。他不恼，还呵呵笑。他永远不生气，我怎么骂他，别人怎么骂他，他都不恼。碰上不恼的人，把你自个恼成驴，也不顶跳蚤大的事。他说，该你藏了。他出了院墙外，我灵机一动，你驴日的打驴的主意，我也打。我怕驴踢我，紧挨着驴的是一头温顺的老乳牛，我骑过它，它的脾气好极了，但我仍不敢吊在它的肚子上。它面前的石槽里青草很多，我便揭起青草爬展在槽里，用青草把自个儿捂得严严实实。我心想，让你驴日的捉吧！等了一会，他问藏好了没有，我说藏好了。我听见他走近院子了，一双破布鞋沙啦沙啦，我在注意听他往哪个方向走，双手捂住嘴忍住不笑。听不见沙啦声了，我更想笑了，心想驴日的不知到哪找我去，这时，却听见耳畔一声相当温



柔的呵呵声,偏头一看,他的脏脸快要贴到我的脸上了。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羞恼,知道我要骂他,忙说,让你多藏一次行吗。我转怒为喜,说你在院子等着,我在外面藏,一锅烟工夫后,你来捉。他说:美日塌了。

出了院子,轻手轻脚离开院墙后,我背对已经下山的夕阳的余晖,拔腿就往村东头跑。我一口气跑进了废弃的打麦场,一头钻到了马车下。我听见了粗重的喘气声。我还以为是我跑得急,忙用爷爷教的办法,抬起右手,按在心口,轻轻往下顺气。顺了几下,却发现气不是我喘的,扭头一看,有两个精身子人叠在一起。我吓坏了,以为真的有鬼,我想爬起来跑,却发现腿是软的,想叫,却发不出来声。便定定地看。在上边的是男人,是在村里蹲点的年干部,在下边的是女人,是哈娃他妈叶儿。叶儿一手捂了脸,扭动身子说,对了吧,快对了吧,来人了。年干部使了几下劲,气喘得更粗了,他扭头看着我,我说,怕,怕个啥,毬,毬大的个,娃娃,也算人?怕,怕个啥。年干部一边使劲,一边喘气,还一边用闲着的嘴问我:你碎,碎家伙,跑,跑这干啥?我说,我,我跑,跑这藏,藏捉猫猫。他笑了,笑得很甜,他笑着说,好,好地方,藏,藏这儿,谁,谁也找,找不见。我也笑了。我发现,我的眼睛一直盯在他们身体中间那儿,那里有一根棒棒儿把两人链在一起。我觉得,我的心口突然跳得欢势了,喉头有些涩,我说,你们在,在干啥,年干部笑着说,我,我们在,在耍。他们在耍,我在看着他们耍。我们每天变着法儿耍,却从来没这样耍过。我觉得,大人平时不要,我们要得过头了,还要遭他们捶一顿的。可他们也是要的,要的是我们从没耍过的,看起来,比我们耍的还更有意思。

其实,我是知道他们在做啥的。我虽然只有十岁,可我见过角猪和母猪,炮牛和乳牛,叫驴和草驴,公鸡和母鸡做这事,唯独没见过男人和女人做,这次,无意中见了,我很得意,从此,我比伙伴们都有见识了。年干部从叶儿身上下来了,我想他会飞快地穿上衣服的,可他不。他看见叶儿要坐起来,便顺手一把提过我,丢在叶儿身边,又抓住我的手按在叶儿两只奶头的一只上。我本是要缩回手的,缩了一半,感觉手搁在那很快活。叶儿也伸出手来,把我的手按在那里。她的奶头很热,她的手却很凉。年干部扯过衣服,在里面摸出一支烟,又摸出打火机,咔嚓一声,火苗照亮了黑暗的马车下,我看见年干部胸脯上有一片毛,小肚子那里还有一大片毛,他的牛牛尖上有白乎乎的水儿

滴答滴答流下来，我也看见了叶儿的小肚子那里有一片毛，像刚从水里爬出来的山羊身上的毛，精湿湿的。火光中，她的脸色不是我刚看见的白，而是红苹果一般的红。她的两只眼睛眯着，像刚睡醒的样子，她费了好大的劲，把眼睛睁大了，声音柔柔地问我：你跟谁在捉猫猫藏，我说，我跟哈娃。快快，她大叫着，呼的一下，我飞了起来，头撞在车轮上，很疼，我哭了，我回过神时，叶儿已穿好了衣服，一手摸着我的头，一把将我的头搂在怀里，悄声说，乖娃娃不哭，干妈给你吃糖。接着，我的嘴唇猛地一甜，我哭不出声来了。年干部上衣披在身上了，正在慢悠悠地穿裤子，狠煞煞吸烟，烟火明明灭灭，他的脸面迷离恍惚。叶儿恨声道，你快点呀，年干部笑笑说，把你还没弄受活，急成那样？我看见叶儿狠劲剐了他一眼。叶儿的眼睛剐人时，是很好看的，两面的眼角使劲压下来，挤在一起，中间有眼仁的部分却撑得圆圆的，像两颗小羊羔刚屙出来的新鲜的还冒着热气的羊粪豆儿。叶儿一眼把年干部没剐动弹，不再剐了，干脆顺势坐在地上，撅起小嘴说，不急就不急，干部都不怕，我农民怕个啥，谁日能，把农民开除了叫当干部去。她扳过我的脸，在我的左脸蛋上狠狠撮了一口。她的嘴里竟然散发着奶臭味，是那种馊了的奶味。这让我吃惊不小。我说干妈，你也吃奶？她扬起手，扬得很高，落得很轻，在我的脸上摸了一把，娇笑道，娃娃家，别胡说！年干部呵呵笑着说，就是的，她刚吃了我的奶的。我说，你有你妈的臭裹脚呢。年干部没想到我会骂他，扬起手要扇我，叶儿忙把我搂进怀里，偏过脸说，跟娃娃家计较个啥？其实，我是顺口说的，我谁也没骂，马登月经常这样说我，我记下了。但我知道，马登月这样说我可以，我不能这样说马登月，不能这样说我爹，不能这样说我的亲族父老兄弟姐妹，能不能这样说别人，马登月没说。看来，是不能说的，至少不能这样说干部。我在一天天长见识，一天天有了人样。

年干部打不着我，呵呵一笑，说我跟娃娃耍呢，顺手掏出一把洋糖来，花花绿绿的糖纸在夜幕下，我还看得清楚。他把抓糖的手掌伸在我鼻子前，我伸手就去接。他又缩了回去，说你今晚看见啥了，我说看见哈娃吊在驴肚子下，我捉不着他。年干部摇摇头，他摇起头来摆动的幅度很大，就像蛰驴蜂爬上了驴耳朵时驴那样摇头。我想了想又说，哦哦，我还看见年干部和干妈在马车下耍哩。他把洋糖放回兜里，冷着脸说，你这样说，吃你爹的毬去，还想



吃糖。我太想吃糖了，狗日的糖太甜了，嘴里含一颗，拉屎屁眼都是甜的。哦哦，我知道咋说了，我说，我啥都没看见。年干部笑了，叶儿也笑了，双手掬起我的脸，又狠狠地来了一口，说我蛋蛋娃就是聪明，活活的爱死干妈哩。年干部坏笑着说，马家娃哪个不聪明？马家的种撒在马家的地里，长出来的都是好庄稼，撒在别的地里，就不一定了啊，你看看你家的哈娃，整个活剥了一张马登月的皮嘛，呵呵！叶儿又剜他一眼，这次，给我的感觉是，如果面对的是一根草，连根根须须都剜出来了。她怒道：你少放驴屁！年干部真的把嘴唇撮紧了。他把糖又掏出来，让我把手伸出来，我急不可耐伸出右手来，他说：两只手！我忙把双手都伸出来，两只手心擦满了糖，两只手心都是甜的。驴日的年干部真是长了一张驴脸，眨眼间就变了，他压低声音，恶狠狠地说，你碎狗日的，敢给人说我和你干妈在这儿耍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

我这人从小有点小聪明，从年干部夹半截吐半截的话风中，我听出了哈娃和我爷爷马登月之间的联系，并由此上溯到了叶儿。哈娃竟然攀上了马登月，这让我十分得憋气：啥毬东西！而叶儿与马登月之间的不清不白，倒让我觉出了温暖，这温暖湿漉漉的，如同大热天下连阴雨时，手中摸到的许多物件。但，很快，我又为爷爷抱不平。我是爷爷的孙子，爷爷是我的爷爷，爷爷的东西，是绝对不可让别人上手的。这让我很为难。我是一个讲信义的人，爷爷常摇晃吊着一根辫子的脑袋说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，我听不明白这话，却明白这话的意思，无非就是说话算数，说话不算数，说出的话跟放屁差不多。可我是答应了年干部的。从马车下钻出来，我开始为这事动脑筋，既要把这事说给爷爷，还不能落下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的名声。眼下的事情是要向哈娃炫耀我的胜利的。我噙着叶儿塞在我嘴里的糖，我舍不得用力吮吸，福要慢慢的享，嘴要慢慢的甜，这糖真甜呀。光着身子的干妈叶儿被年干部压在身下，我感到恶心，要不是无意中撞着这件事，年干部是不会给我糖吃的，我的嘴是不会这样甜的，说这糖这甜是干妈用光身子给我换来的，也没有错，糖的甜抵消了干妈亲我时我在她嘴里闻到的馊奶味，那味真不是啥好味儿。干妈哪来的奶呢，干爹死了，哈娃是干爹死了三年以后出生的，哈娃之后，干妈再没生过孩子。即使她的奶头里还有奶，自个儿也吃不上呀。年干部说是他的奶，他有他妈的臭裹脚哩，我认为我说的这话绝对没错，他还要打我，不讲

理的东西，还当干部哩，我歧视他！

我一边甜蜜地吮着糖，一边想事儿，叶儿干妈不容我多想，一手提溜着我的一只胳膊说，娃，咱走，天都黑了，你跑这儿干什么。走出废弃的打麦场，听见噼里啪啦的高山流水声激越传来，我知道是年干部那驴日的在撒尿。真是驴日的，尿撒得如叫驴一般酣畅。我仰头看叶儿干妈的脸，她把脸高高扬起，不让我看。但，我仍看见了。我看见她的脸显出十分的没意思来。这时，年干部的歌声穿透渐趋浓重的夜幕传了过来，他唱的是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。这驴日的还会唱歌，我从来没听过他唱歌，说良心话，他的歌唱得不错。这支歌儿谁都会唱。我也会唱。我嘴里噙着糖，我的嘴很甜。我的嘴一甜，就想唱歌。我知道，我的歌声不好听，比驴叫好听不到哪去。可是，我还是放开嗓门唱了，我的嘴这样甜，我凭什么不唱歌？我唱道：

大海航行靠舵手，
万物生长靠太阳，
雨露滋润禾苗壮，
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。
鱼儿离不开水呀，
瓜儿离不开秧……

我正唱出味儿来，唱出了感觉，唱出了激情，唱出了感情，叶儿干妈使劲将我的胳膊一抖，有些气急败坏地嘶喊道：

“你别唱了好不好？”

我的歌声被打断了，而年干部的歌声却从夜幕下的远处欢快地传来。叶儿干妈也许意识到了她的失态，或者感觉到了对我的不礼貌，她弯下腰来，脸色柔柔地，声音柔柔地，对我说：

“蛋蛋娃，天黑了，不敢唱歌。野鬼听见歌声，就会缠着你回家的。”

年干部唱得我唱不得？难道他不怕鬼，难道鬼不缠他，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干部？自小我就是个遇到事情喜欢问为什么的人，用不着别人讨厌我，我自己快要把自己讨厌死了，可我拿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就是这样一个



令人讨厌令自己讨厌的人。到必须分手的路口了,叶儿干妈说:

“蛋娃娃,快点回家去,明天再玩。”

她松开了我的胳膊,我自由了,我说:

“我不回家,我要找哈娃捉猫猫藏去!”

我嘴里噙着甜死人的糖,蹦蹦跳跳朝饲养场方向跑去。跑出好大一截路了,叶儿干妈似乎才反应过来,她追着我喊:

“见了哈娃,叫他赶紧回家哦!”

我要立即找到哈娃。

我很节制地吮着糖,一路狂奔到饲养室。里面的灯光隔墙射了出来,饲养员赵五能嘴里在屁屁叨叨咒骂着,竹子扫帚在哗哗地响着。我心里暗吃一惊:哈娃让这老贼抓住了!赵五能这老贼是我们这帮伙伴最大的敌人,我们最爱玩的地方是饲养室,院子宽敞,牲口众多,可以骑驴骑牛,夏秋天可以偷吃给牲口吃的包谷秆,用嘴一络一络剥掉皮,嚼里面的瓢,挤出来的水,哪个酸,哪个甜!冬春天,要给牲口灌膘,炒熟的黑豆撒在槽里,我们的手比牛的嘴驴的嘴要快很多,它们还没卷进嘴里,我们一把抢过来,丢进嘴里,格蹦蹦,脆脆的,喷出来的豆腥气可以传出很远。牛们看见我们抢吃了它们的饲料,一对对儿牛眼睛睁得大大的,看不出是愤怒,还是欢喜,反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。我们喜欢它们这样,嘴里格外使了劲,把豆子磕得乱响,还把含着豆子的嘴贴向牛嘴,把豆腥气喷进它们的鼻孔里,它们便使劲打响鼻。有时,我们会在手心里搁几颗黑豆,伸向牛嘴,牛们并不马上动嘴,要睁大牛眼看我们半天,研究透了,再慢慢伸出嘴去,我们却急速地移开手,牛并不怎么失望,耸耸肩,继续低头嚼它们的干草,有的牛会扬起头,哞地叫一声。它叫个啥,我们是听不懂的,可哈娃他说他听得懂,他说牛在骂人,我们问骂个啥,他说:日你妈哩。我们联手揍他一顿,又问牛说的是啥,他说:日我妈哩。我们便纷纷点头称是。驴远赶不上牛的厚道,谁要是抢了它嘴前的黑豆,它会把屁股猛撂起来,两只后蹄狠狠后踹,它知道谁也踹不着的,我们也知道它踹不着谁,因为我们都在它的前面,还有一条和我们一般高的石槽隔着,可还是有些惊心动魄。每当我们被它吓了,镇定下来后,便要想办法治它

的。通常的办法是，我们给左手掌搁几颗黑豆，伸向它，它会在第一时间把嘴伸过来，我们便飞快收回左手，右手抡圆的扇它的嘴唇。驴的嘴唇温厚绵软，一巴掌下去，像扇在了肥膘肉上，啪唧，手掌是温暖的，手感是甜蜜的。还有一层好处，驴这家伙不长记性，刚挨过巴掌，再把有黑豆的左手伸出去，它的嘴还会很快伸过来的。一巴掌，一巴掌，又一巴掌，巴掌都扇疼了，驴嘴还会执著地伸过来的。我们这一拨孩子与别的村的孩子打架，个个都会扇巴掌，手一扬，啪一下，准确无误，周而复始，直到把对方扇哭，扇跑。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学的这门手艺，我们约定了秘不外传。十几头驴并不头头都是这样善解人意，那头黑草驴，我们叫它黑寡妇，这家伙刁钻极了，开始时，看我们抢吃饲料，扇驴嘴巴，它暴跳如雷，挨了巴掌，只挨一下，顶多两下，看见有黑豆的巴掌伸过来，它便会把头高高地扬起，把嘴努力地撇向一边，我们个头小，够不着，很难扇着它的嘴巴。后来，看见我们进了饲养室，啥事没干，它也会蹶蹄子，打响鼻，制造一些恐怖气氛，看见我们接近石槽，它就把缰绳绷直了，四蹄叉成板凳状，瞪着两只驴眼，在看着我们。要是看见我们抢黑豆，便毫不犹豫地扬头大叫。哈哧哈哧，那叫声惊天动地，一曲叫完，再来一曲，气都不用换的。这时，我们便会拣起土块胡乱砸它几下，迅速撤退，因为赵五能很快会赶来的。

赵五能是个拐子，双腿拐得很厉害，走在路上，身体摆动起来，占据的路面跟大板车一样宽。就是这样一个货，见了我爷爷居然叫大大，不是像我这种小屁孩见了与父亲年龄大小差不多的男人，那种人面子上的称呼，是真的叫大大呢。这让我很郁闷。我怀着满肚子的愤怒去问马登月，他说，那还用说，我是他亲亲儿的大大，他也是你亲亲儿的大大。我倍感委屈，我说，可是，可是，他姓赵，咱们姓马。马登月说，那有什么关系，他姓驴也得把我叫大大，你也得把人家叫大大。我与赵五能的仇就这样结起来了。他是个光棍汉，常年住在饲养室那间小屋子里，他离开饲养室，日常是要赶着一头强壮的叫驴，驴背上搭着一副大号的驮桶，为这头驴，和别的驴，所有的牛，还有他，从深沟里驮泉水，早上两趟，黄昏两趟。夏秋季，他要下地给牲口割青草，草是在田里种的，他赶着另一头大叫驴，拉着板车，天不亮割两趟，天黑定了割两趟。冬春季，青草没长起来，他倒轻闲些，铡干草不是一个人干得了的，每隔



一天,村上派两个人铡草,铡碎的草堆得跟山一样,他要一担一担,担回来。两只草筐很大,像我这么大的孩子,一只草筐里面足可塞进五六个,两只里面足可塞进十一二个,挑在扁担上,像两座长着瘸腿的草垛,忽忽悠悠,晃晃荡荡,摇摇摆摆,格格哼哼,排头而来。好在草场离饲养场很近,腿快的人,撒泡尿工夫就到了。可对赵五能来说,非得耗去两泡尿工夫才可晃悠一趟。我们就是靠他的腿慢,抓紧时间在这捉猫猫藏要,也偷吃牲口的黑豆的。我以为哈娃被他抓住了,尽管我不喜欢哈娃,可哈娃今天是跟我在一起要的,一起出来,必须一起回去,我从小就是个仗义人。奶奶活着时,常教导我见了赵五能,不能直呼其名,更不可叫拐五能,要叫大大的,人家可是你正牌子的大大呢。奶奶和爷爷说的话一样,可见是真的了。爷爷的话可以不听,可以从这个耳朵进去,那个耳朵出来,奶奶的话不可不听。我是奶奶的乖孙子,奶奶说什么我听什么,可唯独在这件事上,奶奶的话我听了,可我做不到。我已经与拐五能结了仇了。我试过多少次,想叫一声大大,至少叫一声赵家大大,可我张不开口。奶奶死了后,爷爷依然教导我把拐五能叫大大,我说,我把他叫大大,把我的几个大大叫啥?他说,也叫大大。我说,一个人哪能有这么多的大大。我不能容忍一个让我叫大大的人会是这个模样。可是我爷爷马登月却警告我说,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了,人家可是干过大事的人。我不相信,打死我一百遍,我也不相信。我闪进饲养场大门,冲着赵五能大吼道:

“拐五能,把哈娃给我交出来!”

“哈哈,原来是你狗日的!”赵五能狂笑几声,抡圆了扫把,高高低低追了上来。这一闹,我把找哈娃的事儿给彻底忘了。我要与拐五能大干一场。我知道他追不上我,跑出几步到足够安全的地界后,我拍着手,跳着脚,喊道:

拐子拐,
上崖(αi)来,
上崖吃驴奶,
驴奶没有啦,
拐子饿死啦。

赵五能转移了我找寻哈娃的注意力，他追追停停，我跑跑停停，唱完几段骂他的歌子后，到了我家门口。我知道他不敢追进我家来，他怕马登月。他见了马登月，胸腔就像拉破风箱那样，呼哧呼哧，黑蒙蒙的脸一下子变红了。我早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所以，我从来无忌讳在饲养室干坏事，只要不被他当场抓住，让我跑回家，他连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一手推开大门，确保安全后，探出半截身子，又给他来了一段：

走起路来日天晃地，
睡起床来两头不齐，
蹲下拉屎猴儿啃鱼，
坐在地上一摊稀泥。

这歌子可不是我编的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但我会说。赵五能每次听见这歌子，都要长叹一口气，叽里咕噜骂几句，转身走人。这次也一样，我听见了那声听过无数遍的喘气声，不过，他站到那里，定定地看了我几眼。天黑，我看不见他的脸面，更看不见他的眼珠子，但我看得见他在看我。看了我几眼，才转身走了，身体摇晃的幅度越发夸张了，夸张的让人感到整个天地都在摇晃。那一刻，我的胸口不觉有点紧。这也只是一闪念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叶儿干妈喂在我嘴里的糖早化的屁核都没有了，我掏出一颗新糖，剥了糖纸，把糖含了，把糖纸摊在手心。这张糖纸是绿颜色的，在夜幕下，浮泛着绿莹莹的光。我卖力地吮吸着糖，大踏步走进爷爷独居的窑洞，一灯如豆，爷爷蹲在土炕上，在低头摆他永远也摆不完的六十四根白草棍儿。我实在看不起爷爷耍这个，我认为这一点都不好耍，有一次我把这层意思明确表达出来了，爷爷瞪我一眼说，你懂你妈的臭裹脚，吾皇当年身边要是有人把这阵形排出来，江山就不会垮了，惜乎惜乎，余生也晚，余生也晚！脑袋摇起来，辫子甩起来，一摇半天，一甩半天，每当此时，我便觉得身边阴风惨惨，我也阴囊紧缩，魂飞天外。从此，爷爷干这活时，我便硬憋住不说话。可今天我有要紧事给他说，吸溜吸溜，我用力吮糖，做出甜得受不了的样子，把嘴伸进灯光中，用我的头遮去一半灯光。吸溜吸溜，哈哧哈哧。爷爷终于注意到我了，他